

讲述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故事

□ 丁晓原

的必要性及其阶段性成就。该书的主体则通过人物与故事的有机结合，对宏大主题进行了细微呈现。“请翻开书页，在那西部陆海新通道亲历者、建设者与见证者的故事里，感受大道向前的漫漫征途吧。”这是作者对读者发出的邀请。

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一个跨时空的基础设施建设系统工程，关联到西部十多个省区市，正处于“现在进行时”，如果面面俱到，显然不是一部报告文学能够容纳的。因此，《大道》在题材选取上，采用对关键节点区域作“聚焦叙事”的方法，主要以广西新通道建设为中心，由此“一斑”而窥大工程“全豹”。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，广西地位独特，这里是新通道海陆交汇的重要门户，同时也是推进中国—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桥头堡。作者没有把面铺开、每个地域只做蜻蜓点水式的勾勒，而是聚焦广西一域，确保了作品实现深度叙事的可能。在此基础上，作者进而以人为中心搭建作品细节，因人说事，由事见人，通过人与事的

特写，报告广西陆海新通道建设的行动方案 and 火热场景。

《大道》由“陆径幽远处”“风从海上来”“腾空千万里”三篇组成，分别对应陆、海、空三方面的新通道建设。每章设置相应的人物群组，通过对他们的叙写，牵引出大通道建设的全景或特写。首篇第一章“潮涌北部湾”，出场人物有孙照勇、黄江南、李俊江等，在对他们的书写中，读者可以看到“渝桂新”南向通道试运行班次的开行。作者将人物放到他们具体的工作场景中，通过对其各自工作故事的述说，展示出奋进于“大道”一线建设者平凡朴实忘我的可敬形象。平陆运河建设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达海的运河工程。对此，《大道》用专章重点书写。“平陆战队的‘一号队员’程耀飞，过去曾在一个工程上连着过了两个春节，这次平陆运河工程计划工期52个月，他将‘连着三个年都在工地上过，可以打破自己的纪录”。而参与平陆运河工程一标段建

设的王灿灿，则“看过午夜的沙坪河，看过凌晨三点月光下的河面，也迎接过河上的日出”。这些颇有诗意的语句，真实地写出了建设者艰苦工作的日常。

《大道》虽是现实题材作品，但作者又注意融入相关历史人文故事。如写北海合浦引入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的相关记载和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馆藏文物，写平陆运河工程回溯到孙中山《建国方略》中关于“深水道”的构想，还有“千古灵渠对话平陆运河”等，使西部陆海新通道有了更深的“根系”。李玉梅是一位喜欢填词的报告文学作家，《大道》上中下三篇分别以《月中行》《月当窗》《人月圆》词牌填词起首，其中有“陆径幽远处探春”“平陆运河似练，千帆竞，众芳美”“蓝天追梦，钦州寻梦，大道龙吟”等景语情言，给《大道》平添了滋润和韵味。

总体而言，《大道》是一部写“大”见“重”的作品，同时又讲求叙述语言与文学性，值得读者期待。（据光明网）

新书架

《惠通桥之战》



作者：余戈

出版社：天地出版社

内容简介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滇西的抗战，是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战事吃紧时期，滇缅公路成为中国唯一的对外交通运输生命线，而天堑怒江之上能够承载汽车通行的桥梁只有一座——惠通桥。

在第一次入缅作战期间，惠通桥维系着十万远征军的兵力输送和物资补给；战事失利后及时爆破惠通桥，为避免形势危殆构筑起一道战略防火墙。在滇西反攻阶段，修复惠通桥，夺控滇缅公路，惠通桥又成为扭转战局、赢得胜利的战略枢纽。

惠通桥不仅支撑着缅北和滇西两个战场，也是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战略焦点。从此意义上讲，惠通桥不仅关乎滇缅战场的成败，更关乎着民族抗战的命运。

本书以“微观战史”的写作方式，借助最新发现的原始档案，对围绕惠通桥的战事和人物细节进行了细致还原。作者以惠通桥这一战略节点为着眼点，冷静客观地叙述了1942年中国远征军与日军围绕惠通桥展开的攻守较量，细腻生动地再现了抗战史上一段命运转折之战。

《原始海》



作者：[苏联] 安德烈·普拉东诺夫

出版社：浙江文艺出版社

内容简介：本书是俄语文学大师安德烈·普拉东诺夫的中篇小说集，收录《原始海》《波图坦河》《捉摸不透的人》《叶皮凡水闸》4部作品。

其中，同名小说《原始海》是普拉东诺夫生前未能问世之作。小说讲述了主人公强电工程师尼古拉·韦尔莫深入俄罗斯东南部的草原，在国营畜牧场大展手脚，希望使用电弧技术钻探地下的原始海，用地下水将干旱的草原变成适合畜牧业的富饶土地的故事。主人公和他的同伴意图用技术改变自然规律，改造宇宙，从而实现全人类的幸福。

普拉东诺夫怪诞而奇崛的语言创造了一个完全独特、难以模仿，也难以企及的普拉东诺夫艺术世界，构成俄罗斯文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

《微生物大历史 人类社会的永恒战争》



作者：[挪威] 斯蒂格·弗勒兰

出版社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内容简介：本书是一部叙述微生物与社会互动的生物社会学著作。作者描绘了人类与微生物之间永无止境的斗争史程，介绍了诸多影响对决结果的关键因素。自原始社会以来，人类经历了五次流行病学转型，诸如黑死病、天花、西班牙流感等大流行对历史进程、文明兴衰、心理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。而人类不仅取得了疫苗、抗生素等医学突破，其行为对生态环境的改变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作者还细数人类未来可能面临的新病大患，如抗生素耐药性、生物武器、新发传染病等微生物威胁，并提出了相关对策。

平淡之中有真味

□ 戴伟华

可以说，这首诗在李白诗中，甚至在流传至今的五万首唐诗中属于别调。不算题目，这首七言绝句将作者“李白”“我”、被赠者“汪伦”的姓名和代称同时入诗，在唐诗同类作品中极为少见，恐怕属于创格。问题来了，将作者“李白”与被赠者“汪伦”同时入诗有意义吗？貌似平淡，而且质实，甚至有损诗意，味道何在？

唐俗多以字、号、行第、籍里、官职、封爵等相称，但诗人们平辈论交，也会直呼姓名以彼此相亲，不拘俗礼，这种情形初、盛唐较为常见。李白交游广阔，诗中言及时人，往往或名官爵，或称字号行第，或叙亲缘，而能被李白在诗或诗题中直呼姓名的同辈好友并不多，今日可见者仅有权昭夷、元丹丘、岑勋、王昌龄以及“醉眠秋共被，携手日同行”的杜甫等几人。这些人都曾与李白游从多日，诗酒会心，是如兄如弟的知己。汪伦与李白仅是初识，却在诗题和诗中李白直呼为“汪伦”，从可见汪伦的赤心淳朴与李白的真诚纯粹。

比较有趣的是，李白的确喜欢自称“李白”。他曾不止一次自写“李白”之名。颇为独特的是在《襄阳歌》《赠内》《赠汪伦》三首诗中，品味三

作，可见相通处有二。其一，三首诗均为饮酒尽兴之作。《襄阳歌》为李白醉中歌谣，“舒州杓，力士铛，李白与尔同死生”既是疏旷语，亦是陶醉语。不难看出，当李白自称“李白”时，身心处于极为愉悦、自在、逍遥的状态。

其二，三首诗都内蕴李白与诗人平等相待的情意。《襄阳歌》可以视为两个“李白”的隔空对话，《赠内》也可见出李白对妻子的歉疚与尊重。宋人杨齐贤为李白诗作注时，始称汪为“村人”，后人多沿其说。在名动天下、曾为翰林待诏的李白面前，汪伦难免有身份、地位的不对等。然而，傲上而不偃下的李白并不在意。桃花潭的美景就在眼前，汪伦的踏歌声就在耳边，在生命的这个瞬间，李白欣然享受着这样的淳朴与美好。全篇以“李白”乘舟起，末句以“汪伦”赠“我”收，意脉首尾呼应，一腔平交眼前人的热忱贯注其中，读来并无人名空溢、径直无味之弊，反觉情思深切，天趣盎然。

诗中如此表达，亦由李白对二人关系的感受及相应的抒情方式决定。李白擅长结合受赠者的身份、性情及赠别情境，选择合适的地域景观、贴切的典故辞藻与分寸得宜的抒情方式。如孟浩然主张抒情言志

不必太过直露，追求诗歌的淡雅含蓄之美。李白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有心致意自己仰慕的这位诗坛前辈，因此诗中三四句“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”，二人姓名及身影均未入诗，别意却尽在景中。

《赠汪伦》的抒情方式就很不一样，无论是汪伦踏歌相送的殷殷拳拳、豪爽真诚，还是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”的慨叹，李白的情感抒发都是热烈直白的。通过前三句叙事、写景、抒情的层层烘染，先蓄足了势，结句画龙点睛，点明题旨，此前种种风景与画面都有了着落，全诗也如蛟龙张目，跃出潭面，腾空而起。与之相应，赠别的双方自然也就清晰无隐。清人黄生《唐诗摘钞》批点此诗曰：“直将主客姓名入诗，老甚，亦见古人尚质，得以坦怀直笔为诗。”确为解诗之言。

品读此诗，最要紧之处在于：“李白”之名出现在首句，“汪伦”之名出现在末句，你不觉得李白的真情楚楚动人，而且与一位乡人平等对视吗？如果你注意到桃花潭水的深碧，岸上朴素而深情的踏歌声，人物、色彩、音响交融，诗美在平淡中更有一番滋味。故读诗之功应在平淡处用力。

（据人民网）



唐诗是诗中盛景，天中满月。张若虚的一首《春江花月夜》足以让人陶醉，无愧“孤篇压全唐”的美誉。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。”唐诗中这样优美的篇章甚多，选三百首，或选三千首，也都是上乘之作。

唐诗中还有另外一类诗歌，平淡无奇，易被人忽视，也有可能不味其中之妙。大诗人李白一生行踪不定，飘飘然宛若神仙，人谓之“谪仙人”。这位仙人是食人间烟火的，怀抱着的也是普通人的感情。他有一首《赠汪伦》：“李白乘舟将欲行，忽闻岸上踏歌声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”，讲述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常理常情。



枕书消暑

□ 鲍安顺



凉，知了在窗外喧叫声，也没能干扰于我，那好书让心灵生风，让我渐入佳境，身心没有了烦热。风雨打窗时，我沉于书中，雨声里有阵阵蛙鸣，我掩卷罢读时，睡意就来了。

如今枕上夏夜，清凉舒爽，是因为今天有空调，自得消暑，读书就更惬意了。

古人枕着瓷枕入眠，就是消暑。北宋张耒在《谢黄师是惠碧瓷枕》中诗云：“凡人作枕坚且青，故人赠我消炎蒸。持之入室凉风生，脑寒发冷泥丸惊。”古代瓷枕，釉色光润，质地冰凉，内部中空，下端有孔穴透气，瓷器本性凉，去暑怡神。有人将诗词、绘画、书法等描绘其上，风雅趣味，有了艺术味，也有了消暑的风情。

读书能消暑，为此，我常去图书馆，捧上一本书，有时竟然睡着了，头枕在胳膊上，胳膊压在了书上。醒来时，我羞愧，想到少年时读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一书，发誓要像保尔·柯察金一样，在艰难困苦中战胜敌人，也战胜自己，做一个钢铁战士。而如今我老了，热情不如从前，书也有感染我，打动我。但我还是要读，不仅捧着

读，还要枕着睡，在梦中读。

夏日，读“清凉书”，心就清凉了。那漫漫夏夜，躲避燥热，让心安静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读书，置身“清凉世界”。那“清凉书”，就是“消暑书”，让精神清凉了，书入心自凉，睡梦也安逸，且有了惬意。在我选择的“消暑书”“清凉书”中，常翻阅的是林清玄的《清凉菩提》，只要看看《清风匝地，有声》《吾心似秋月》《家家有明月清风》等文章，就有一种清新、冷峻、超逸之感。《清凉菩提》是林清玄写自己“微不足道的生活和学佛的一些心情，一些欢喜和忧伤”。他这样反问自己：“重要的是，在三界火宅里，我是不是有源源的清凉甘露？”林清玄说，他希望自己的这些文字或者文学，像每天都有星星一样，给这热恼的人间带来一丝清凉，那清凉也许不多，也许轻轻掠过，也许不足以解渴，也许朝露一样很快地蒸散，但就让我们敞开心灵，品味那一丝清凉……林清玄是有情怀和信念的人，而且，他把这种思想情感融入他的文字之中，力求用“清凉心”作“清凉文”一样的《清凉菩提》一书，正如书名一样，有一种“清凉”

觉悟之美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云：“何以消烦暑，端坐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，窗下无清风。”诗人独坐院中，淡泊自然，神静心宁，静则生凉，那捧读之后的性情陶冶，心灵净化了，也清凉了。白居易还有一首《不出门》诗，写出了闭门读书的妙处：“鹤笼开处见君子，书卷展时逢故人。自静其心延寿命，无求于物长精神。”以书为伴，悠然度日，心静而无波澜，延年益寿，心旷神怡。

卢梭说：“我是在书中领略人生。”在书中，看到不同的人物形象，塑造出的不同人生，体会其中滋味，参透生命的本质，继而用其中的道理，修正现实中的自己。一本好书，就是一口好茶、一个好梦，是一片难得的好心情，回味无穷，便有了一个有趣的灵魂，干净的闲谈生情之趣，修竹的书境，文字味。

读书，让灵魂神游四方，正如宋人黄庭坚道：“三日不读书，便觉语言无味，面目可憎。”只有每日阅读，才能陶冶精神。读书犹如睡觉，不能没有，有了就是活着，真实地活着，快乐地活着。